

下月初五

江三勇是個富有而刻薄的吝嗇鬼。他那份財產全由高利盤剝而來。他那份財產全由高利盤剝而來。他那份財產全由高利盤剝而來。



江三勇是個富有而刻薄的吝嗇鬼。他那份財產全由高利盤剝而來。他那份財產全由高利盤剝而來。他那份財產全由高利盤剝而來。他為人冷酷，六親不認。假如有人欠他的錢到期不還的話，他就勾結衙門裏的差役或支使黑社會的流氓到家騷擾、恐嚇、訛詐。實在還不出，他會把你家一衣一被一瓶一罐都拿走去。逼得你走投無路。因此，街鄰街坊對他既恨且懼，表面恭敬，背後地咒罵。

某日，和江三勇同住在一條街賣肉粽的沈丙坤，家中突遭橫禍，祝融肆虐，燒光了房產，也燒死了他的母親。使他陷入困境，連買棺材的錢也沒有。沒奈何只好同江三勇借。但江三勇認為沈丙坤已經是一貧如洗，又提不出抵押品，一文錢也不肯借給他。沈丙坤急得跪地哀求，江三勇不僅無動於衷，還把他趕了出去。好心氣的鄰居們勸沈丙坤說：「既然江老爺不肯借，你哭求也沒用。這樣吧，我們大家湊一湊，先買口棺材把老太爺埋了，以後的事慢慢再說。天無絕人之路，丙坤。」

大家正在你十文我五文的湊錢，恰巧李永善路過這裏。李永善是位秀才，也是府城臺南的名人。他父親是木師營的參將，李永善本人又喜愛交游，故黑白兩道對這位李公子，李秀才都敬畏三分。

李秀才問明事情的原委，同情地的說：「沈丙坤既要辦喪事，又要重建燒掉的房子，還要籌措生意一本，你們大家這樣三五文的湊，能湊出多少？還是向江老爺借吧。江三勇先生不是專門放賬收利息的嗎？」

別人說，沈丙坤提不出擔保，江先生不肯借。李秀才說：「沒關係，我替他作保。」於是李秀才帶着沈丙坤再度走進江家。

江三勇見了李永善，不敢怠慢，立即拿茶倒茶。李秀才說：「江老爺，不必客氣，這位沈丙坤先生，是你們的鄰居，也是我的朋友。現在家中出了事，急需一筆錢用。剛才你怕他還不起，不願借，這也是人之常情，誰願意放有去無回的賬呢？現在由我出面做保，暫借紋銀一百兩，下個月就還，如何？」

江三勇還沒答話，沈丙坤已着急的把李秀才拉到一邊低聲附耳的道：「公子爺，謝謝你的幫忙，可是借這麼多錢，下個月我還不出咋。」

「沒關係，一切有我。」李秀才也低聲回答。

李秀才回到原位坐定，江三勇道：「衝着你的李公子面子，錢我借，不過過利息嘛……」

「利息由江老頭算，急用嘛，利息高一點也是應該的。」李秀才似乎不憐他入骨之慨，十分大方。」

「李公子這麼說，事情就好談了。大家非親既友，我當然得客氣點，別人借，三分。今天李公子來了，算兩分好了。利息先扣。沈丙坤你滿意了吧。」江三勇假意賣人情。

兩分，一百兩一個月利息就要二十兩！賣肉粽半年也沒這麼多入息。沈丙坤驚呆了，他不知道該不該借這筆錢？但正當沈丙坤猶豫難決的時候，李秀才卻爽快俐落的答話了，他說：「好，就這麼辦，拿紙筆來，我們馬上寫借據。」

江家的用人取來筆墨紙硯，李秀才提筆寫道：「立借據人沈丙坤，茲向江三勇先生借得紋錢壹百兩，雙方言明月息兩分，利息先扣。實付捌拾兩，下月初五本利一次清償，到期不還利息加倍計算。空口無憑，立此為據。中保人李永善。」寫好，唸一遍給雙方聽了，因為江三勇和沈丙坤都不識字



「公子爺，謝謝你的幫忙，可是借這麼多錢，下個月我還不出呀。」



沈丙坤指著借據教他下個月來取，江三勇才知上了大當。

江三勇非常滿意，沈丙坤則憂心忡忡。

拿到銀子，江三勇親送李、沈二人出門。在路上沈丙坤愁眉苦臉的對李秀才道：「公子爺，現在是救了我一時之急，可是下個月我拿什麼還呢？恐怕會連累上你唷。」

李秀才哈哈大笑道：「丙坤，你不用怕也不用怕，我故意要懲罰這個為富不仁的老小子。這筆錢你可以永遠拖着不用還。借據上我寫的是下月初五本利一次清償，但沒寫今天的日期，這樣，永遠有個下月初五。讓他慢慢等吧。他逼你，你就和他衙門裏見。官司他打不贏的。」

等江三勇拿着借據向沈丙坤討債的時候，沈丙坤指着借據教他下個月來取。江三勇才知上了大當，他又不敢找李永善，因為李秀才不是好惹的人。最後，他托人向沈丙坤商情說利息不收，只要還本就好。但沈丙坤錢已修了房子，做生意一本，一時哪還得出？但沈畢竟是有良心的，不忍心賴賬，經鄰居們說合，每月還銀一兩，很快地結清這筆賬。